

《东晋门阀政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晋门阀政治》

13位ISBN编号：9787301011232

10位ISBN编号：7301011237

出版时间：2005-6-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田余庆

页数：2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东晋门阀政治》

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的是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虽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但从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亦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却也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

《东晋门阀政治》

作者简介

田余庆，1924年，湖南湘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合著，翦伯赞主编），国家教委第一届大学教材特等奖）；《东晋门阀政治》（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探》等。

书籍目录

释“王与马共天下”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二 司马越与王衍

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论郗鉴 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

一 小引

二 郗鉴的密谋

(一) 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

(二) 流民与流民帅

(三) 用流民帅平王软之乱

三 郗鉴与王导

(一) 郗、王家族的结合

(二) 苏峻乱平后的江州

(三) 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四 郗鉴与京口经营

(一) 三吴的战略地位

(二) 会稽 三吴的腹地

(三) 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四) 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

(五) 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

(六) 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响

五 余论

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

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

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治形势

三 庾、王江州之争

四 襄阳的经略

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

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

二 桓彝事迹杂考

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

五 简文帝遗诏问题

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

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

二 北府兵

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

四 淝水之战与灭吴之战的比较

五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

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

一 小引

二 “懿王”世家

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

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

五 小结

刘裕与孙恩

《东晋门阀政治》

后论
改版题记

《东晋门阀政治》

编辑推荐

本书讲述的是从公元4世纪初年至5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虽不是全面的东晋政治史，但从东晋门阀士族的兴替和门阀政治的发展以至消亡，偏重于政治史方面的研究，它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的兴衰为线索进行考察，但也不同于各个士族门户的个案研究。书中亦旁及军事、地理、文化、经济诸问题，却也只限于阐明门阀政治的需要。

《东晋门阀政治》

精彩短评

- 1、#每日一书之33# 就一个字：好。
- 2、可算作是历史爱好者的基础读物~
- 3、与世说新语同读，大有花生米与豆干同嚼之感
- 4、优秀的治史之作，对于门阀这一特殊政治形态的研究非常严谨详实，堪称窥看两晋的一扇历史之窗。
- 5、旁征博引 内容很有深度 作者立意中肯 值得多读几遍
- 6、终于啃完了，思维缜密，史料考究，是了解东晋历史的好书
- 7、给力啊！视角不错.....
- 8、膜拜！
- 9、读不完不想睡觉，读完一两天回不过神。
=，=..... 荡气回肠的正经书。
- 10、考证详实，治史严谨。因为别人说是类似当今中国我才特别关注的，但是并不是，内忧外患都没有如当时明显。
历史到底是干什么的，是用来提醒后人还是仅仅只是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就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认为历史是有教育意义的，提醒后人少犯错不犯错，作出比当时更好的决定，这才是历史的意义。
- 11、由浅入深
- 12、范本
- 13、因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想了解一下门阀政治，本以为是一本类似黑道家族啊、冰与火之歌之类的读物，没想到却是一本学术论文。看得很辛苦，比看英文还慢.....不过总体对门阀政治有了初步了解。作者是陈寅恪的学生，每个论点都列举了充分的史料来证明，这才是真正的“做研究”。
- 14、这治史的功力！绝了！
- 15、看完资治通鉴这一段，找来这本书看了看，确实又学到不少
- 16、可以称得上合格的历史工作者做出的具有相当实用性的研究。而非走形式的学术“专著”
- 17、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往kindle里传了这么本书...小说里的故事和历史比起来简直就是过家家嘛
- 18、要慢慢读，读太快就不知道作者讲啥了。很细致地为读者们展现了那个时代，东晋政治的面貌。让我们全面系统的了解了门阀政治的起源发展与衰退，知道了为何在东晋这个朝代，门阀政治那么兴盛。感谢田余庆先生，为我们带来了这么一部好的作品。
- 19、大师的作品真是不同凡响，历史论著的范本写法，扎实的考据没有让人觉得枯燥反而有推理小说的阅读快感(稍微换个写法就是一部时间的女儿了)。
- 20、读过多次了，来标记一下，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收获。田先生此书对史料的运用分析登峰造极，就是分析的过程引人入胜，不落窠臼。想当年初读不过大一，而今即将大三，此书算是引我走向真正的学术世界，期待下一次再读！
- 21、对于历史入门的我，有趣，条理清晰。
- 22、啊，好吃力啊！！应该是好书，但这次这逼装不动了.....学识太单薄啦！
- 23、对于门阀政治的内涵和外延都有评价，综合性的开创性著作。本书基本上解决了我对于东晋士族政治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贵族政治的疑问，在各门阀没有制度性分权的情况下，权力的此消彼长必然带来不断的权力之争，其结果是次等士族借机崛起，贵族之间的均势被破坏，令人唏嘘。
- 24、郗鉴也很牛啊，利于再读世说新语
- 25、专业角度无从评论，仅作为一个读史人了解两晋文化的开门之钥。
- 26、太枯燥了
- 27、这才是大师啊。
- 28、看历史的角度和方法非常重要
- 29、好看 生动？易读 希望我.....
- 30、写得挺专的，对于我这个对这段历史丝毫不懂的人来说，有些地方还是云里雾里、不知真假。不过古人说的好，以史为鉴，普通人看历史最终还是为了学习经验，未必要事事皆知。

《东晋门阀政治》

- 31、越看越觉得厉害。
- 32、讲述东晋时期王（琅琊）、郗、庾、桓、谢、王（太原）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看过之后对东晋时期的历史有了大致的印象，对门阀政治也有所了解。不过于我而言，有些考据太过复杂，看到时会直接跳过，虽然这些考据才是见真功夫的地方。
- 33、好，好，好。不好处是，略琐碎。
- 34、扭转乾坤之作。
- 35、看到友邻们标记的都是这版，干脆也友情客串一下
- 36、笔力之深，简直让同辈后辈史学家望尘莫及了！
- 37、什么是真正的门阀政治，门阀与皇帝的关系，门阀之间的关系，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等。
- 38、只敢说看过
- 39、抽絲剝繆，大家風範，平常史料卻挖掘深刻
- 40、平衡与目标
- 41、格局，视野，认知，危机与重构
- 42、东晋政治史
- 43、第四年来听阎老师中传官制第一课，唏嘘啊。
- 44、东晋时期，皇权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得以维系。而这三股势力在经济、文化与合法性上的争夺更易，形成了东晋独有的，松散而又充满韧性的政治空间。
p.s.材料考据上，跟史学家比起来，某些社会学家简直是信口开河啊==
- 45、真是太好看了，东晋百年风云仿佛历历在目。因为最近谈了个恋爱，晚上睡前一小时的阅读时光都打断了，所以这本书我前后断断续续差不多读了快两个月。这本书读完的体会就是，要想家族久，多生孩子多读书，反正人丁要兴旺。
- 46、膜拜
- 47、大师之作！考据严谨，分析透彻，脉络清晰，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思考的心血；用词方面也有古遗风。虽然是纸质书，但还能感觉到当时门阀之间的刀光剑影，跃然纸上。有好几个章节都是读了好几遍，非常有历史的凝重感。。非常感谢作者，我觉得我要研究历史的话，这本书就会成为我的模板。
- 48、几乎都是干货...看了这本忽然发现了一个“乡村爱情与东晋门阀政治”的文章，简直给跪...
- 49、内容详实 史料丰富 行文顺畅
- 50、对于我等粗浅历史爱好者来说，后论就已经足够了，非常透彻

1、<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1930311473/large>上面是东晋地图。郗鉴走了四步好棋。1，反对王敦入侵。作为流民帅，南下的第一步反对王敦入侵，抱住皇室大腿，使得和刘遐、郭默、苏峻等人区分开来。后面逃过大清洗的根基。2，及时易帜，选择王导为盟友。王敦一叛，王导是默许态度，而郗鉴作为新南下的流民帅，站在了司马氏一边，在周氏追封问题上与王导有绝对分歧。但形势在王敦二叛的时候改变，到成帝时，庾亮和王导已经可以分庭抗礼。王导需要军事力量对抗日益势大的庾式，郗鉴作为有军事实力而无政治实力的将领需要王导，两方一拍即合，两世联姻。3，会表忠心。苏峻叛乱，上令“各方镇起则斩首”。郗鉴在最后王敦逼近健康情势将不可收拾之际，斩白马表忠心再发兵救援。苏峻之乱后，东晋朝廷又依样画葫芦寻衅剥郭默兵权并召之入朝，郭默身死。郭默身处江州要地，自身谋事不密，又有庾亮陶侃觊觎也是原因。郗鉴行事谨慎从不落人口实，使得郗氏家族得以世代经营京口，是南下流民帅结局最好的一个。4，经营京口，控制东道粮运。庾亮这是个比起琅琊王陈郡谢九锡温不太出名的人，一生的政治主张也就是取王氏而代之，比较无趣。元帝用刘隗、刁协掣肘琅琊王氏，王敦一叛，用的是清君侧的旗。明帝继位，庾亮见王敦，两人言谈甚欢，王敦甚至“改席于前，赞亮之贤”。明帝继位，顾命大臣卞壶实际上是刘隗、刁协的传承者。卞壶屡屡弹劾王导失仪，似乎偏向庾亮。但是门阀问题，“推贵游子弟”，庾亮果断和王导联手驳回上书。庾亮的败笔酿成大祸，但下面的应对确实神来之笔。庾亮自请外镇居芜湖，以上游之势威逼健康。此时健康上有荆、江的顺流之师，还有近在肘腋的豫州威胁（郗鉴的京口趁势而起，成为重中之重）。庾亮比之王敦桓温的局限性就在此，他不急于发展军事优势控制健康，而是寻求更和平的政治优势。于是和王导的江州之争就此开始。庾亮出镇，温娇死，江州为陶侃所得。五年后，陶侃死（只要你活得后久...），庾亮得到荆、江、豫诸州，军事上连成一片。王导的反击：借石虎入侵之机调换将领，取得豫州江州部分控制权。这部分很有意思，王导的亲信袁耽上书石虎来犯，但不说只有十几匹马。之后朝廷不核实，直接派宰辅亲自出征，出征还假黄钺，出去逛了一圈王导和袁耽双双升官...庾亮的反击：庾恽急行军占半洲。王导借庾恽部将投降石虎为名，贬庾恽，并召回庾恽。庾亮力阻。自此庾恽监四郡夹长江扼建康，重击王氏。木犹如此，桓温桓宣武桓温是个谋定后动，做人及其成功的家伙。桓温的门第在东晋历代当权里最差。娶了公主在庾式手下以后，也是个事大官不大的职位。值得一提的是桓温此时的官位，北伐“前锋小都”。桓温论亲戚是庾家外甥，又屡次受庾家提拔，何充竟然再三笼络桓温对抗庾式，而庾式也上表为桓温请封。不能不说桓温会做人，左右逢源。敲山震虎，欲取先予：1，褚裒。桓温势大，司马昱的对应行动是引殷浩抗之。石虎死，桓温立刻放话北伐，借此求兵权事权，朝廷以褚裒自京口抢先出师北伐，结果褚裒兵败身死。2，殷浩。殷浩接过褚裒摊子上阵，但只摇旗不出兵。于是桓温移兵武昌，逼司马表态，殷浩被迫北上战败。自此司马氏彻底丢掉北伐的实力和旗帜。3，徐州京口。废范汪而以徐州予庾希，免庾希而以之予郗愔，最后直接搞定了郗愔的儿子郗超，才从郗愔手中取得徐州。4，豫州。三次北伐失败的替罪羊，桓温降罪袁真，袁真反，身死。5，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几天内完事，无人阻拦。谢安一个和世说新语差了很远的人。比如谢家子弟是芝兰玉树，书里认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态势，应该在说谢家人要内慧外庸。1，谢尚倒台，谢安立刻步入仕途。2，谢安见桓温，“遥拜之”，对王坦之说“不能为性命忍俄顷耶”3，召流民帅，重建北府兵，而非训练。4，置宁山居另外看后半本的时候有抑制不住的穿越感，谢玄要用九韶定音剑，徐道覆容貌英俊近妖，刘裕使一把厚背刀，孙恩最后玩了一把破碎虚空.....

2、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曰：“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大臣之任，不重在操持庶政，而重在执道经邦，东晋皇权不振，大臣更应如此。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郗鉴的作为主要是一、屯驻京口，用流民帅平定王敦；二、协调了王导与陶侃、庾亮之间的关系，维系了士族权力结构的稳定。借史臣此论以观郗鉴，虽不处顺流之势，但建康锁钥在手，亦可谓“处其利而无心”。他身居危朝而能阻遏觊觎，终于对东晋朝廷有所匡救。如果郗鉴舍京口地利而居官建康，不以谦退自处而务求竞逐，以他本不优越的门望实力，在东晋翻云覆雨的门阀政治中，未必能有多少建树。无疑郗公之能在于其审时度势，认清时局与自己。也许真有处其利而无心的高尚品德，但我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智慧。当时郗公屯兵京口，扼建康之锁钥，依常人处之，实难有谦退之举。人总是在不断追求更多，更光鲜的东西。入主中枢，获得更大的权力，甚至如王敦，桓玄之辈恃兵恣擅，意在移晋室之鼎。但郗公的可贵之处恰在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上限，以其门望实力难于在门阀政治之中有所建树，而谋求不忠的野心

《东晋门阀政治》

更为时局所不容。处其利而无心，不被欲望冲昏头脑。认清自己的上限，不去羡慕追求本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3、本以为是快餐，没成想是正餐 本以为是类似于流血的仕途、卑鄙的圣人之类的历史快餐，没成想这本是竟然是一本正儿八经的学术著作。司马氏的西晋替魏之后，虽然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但是它却是一个可怜的短命的王朝。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司马睿和王导南渡之后，建立建康小朝廷，成就了东晋百年的基业。皇权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门阀政治是一种异态、变态，司马睿和王导南渡之际，若不是司马氏立足不稳，若不是江南吴姓氏族势力太大，若不是有来自北方异族随时南渡的压力，也不会有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到后来氏族更替，王家虽然没落，但是门阀政治依旧，出现了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直到宋齐梁陈，才由门阀政治逐渐回归军阀政治、皇权政治。门阀有钱，从谢灵运的《山居赋》来看，就可以知道哪些土豪们有多少土地了；门阀有兵，江北来的流民为其所用，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流民组成的，东晋郗鉴就曾是流民帅；门阀有人才，无论是儒学还是玄学资源，都掌握在门阀氏族手里。也正是因为门阀氏族垄断社会资源，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它们才能够和皇权平起平坐，共享天下。不过看完这本书，还是有一个疑惑，那就是谢氏家族的衰落，按理说淝水之战后，谢家应该是处于巅峰状态，就算不像王敦、桓玄、刘裕那样谋反，但他谢家也是有钱有兵有人才，为什么会这么快没落啊。最后，想起了东床快婿的故事。王羲之并不是因为在东床睡觉被郗鉴看中的，而是因为他是王导的侄子、王旷的儿子，所以，哪怕他在放荡不羁一些，郗鉴也会选他做东床快婿。同样的，古今一理（以下内容来自网络，本人不保证其真实性）：王石的那些自传不会告诉你，他的前老丈人是当年的广东省副书记。华为的任正非不会告诉你其岳父曾任四川省副省长。马化腾不会告诉你他的父亲是盐田港上市公司董事，腾讯的第一笔投资来自李泽楷，李泽楷与盐田港母公司啥关系无需多说。任志强不会告诉你他父亲是曾经的商业部副部长。潘石屹不会告诉你他的发迹是和女富豪张欣结婚后开始的。李小琳不会告诉你她那个中电国际董事长职务和她有一个国务院总理父亲之间有什么关系。……

4、之前看了两本关于晋朝的书，甚是不爽。玩票写作，游戏文字，跟严谨的学术著作云泥有别。还是本书这样严谨的学者之作能让我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史料之掌握，考证之细密，态度之严谨，让人叹服。本书几个论题说的都是东晋政争。最后一段总述高屋建瓴。田先生如果能写一本东晋史肯定好看。

5、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我们读书会的老书友都知道：金陵读书一直有为近期去世的知名学者或作家举办逝者纪念专场的传统。今天的这场活动正是顺应这一传统之举。我们在这里讨论《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是为了纪念前段时间去世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资深教授田余庆先生。在“教授”前面加上“资深”二字，绝对不是我的溢美之词。现今活跃在国内历史学界的邓小南、阎步克等一线历史学家，都是田余庆先生的弟子。田余庆先生在六十多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育才无数；可能是因为他在工作重点放在教学上，也可能是因为他本着中国先贤“述而不作”的传统，田先生的论著并不算多，而《东晋门阀政治》可谓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我们用这本书来纪念田先生，也算是名至实归。虽然是在当代成书的史学论著，但田余庆先生在本书中沿袭的，完全是中国传统史家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跟孟森、陈寅恪等在民国时期就接受教育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一脉相承，再往上，则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学派。总的说来，这种方法极为看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互相印证，所有的研究结论完全由原始文献资料得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胡适语）。基于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在《东晋门阀政治》的书里，看到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反映东晋时期历史的各类传统典籍段落的征引，然后基于这些段落的分析和对比，得出作者的论断。这种方法看似木讷、简单，实际上对研究者的分析、归纳、判断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对这类研究方法的训练与运用，是历史学研究学术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研究视角与方法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士族门阀政治仅仅只存在于东晋这个历史时期，而无论是东晋之前的两汉三国，还是东晋之后的南朝，其政治结构都不能用门阀政治来形容。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大多数书评，也都是在讨论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和准确性。要探讨这一观点的正确与否，首先要区分几个最基本的概念问题：第一，什么是士族？读完田先生的这本书，用我自己的话来归纳的话，士族就是长期在官僚结构中居于显赫位置、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处于社会上层的家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士族并不仅仅享受较高的政治地位，同时在文化和经济方面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就文化层面而言，士族的成员往往通晓当时流行的魏晋玄学，对儒家相关典籍也非常了解

；就经济层面而言，士族往往占有大量财富与土地，属于富人阶层。如果仅仅身居高官，但是缺乏文化底蕴，田先生在书中并不赞成把这样的家族称为士族；而另一方面，田先生也提到：随东晋皇室南迁的部分北方士族，在刚到江南之时，确实没有什么土地，但是他们很快就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成为地主和庄园主。虽然田先生在这本书里，没有对士族的文化与经济实力做详细的分析；但是通过这本书，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士族的政治地位，跟其文化与经济实力，应该是互相促进、互为表里的。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能够让家族成员受到较好的教育，占有较多的财富，从而积聚文化与经济实力；而强劲的文化底蕴与经济实力，又是保证其长期拥有政治地位的基础。第二，如何理解士族门阀政治？田先生之所以认为只有东晋的政治生态才是士族门阀政治，就在于他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士族取代皇权，处于政治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基于这样的定义，我们自然会把东晋以外的历史时期排除在外。因为在东晋之前的东汉，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是外戚和宦官；而在东晋之后的南朝，占据政治主导地位的则重新回归到帝王本人。田先生的论断，跟他对“士族门阀政治”的定义紧密相连。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那些反对田先生观点人士的论证基础了。相关人士不同意只有东晋才是士族门阀政治，其根本就在于，他们对“士族门阀政治”的定义，跟田先生不尽相同。在他们看来，所谓“士族门阀政治”，就是指：在政治、文化、经济层面均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家族，把持着国家上层官僚机构的主要职位，使得平民出身的人无法向政治上层流动的一种状态。按照这种定义，东晋之后的南朝、东晋之前的三国，都可以纳入到士族门阀政治的涵盖时期。两种定义，一是“主导”，一是“主要”，虽然只差了一个字，但其意义却是南辕北辙。田先生看重的问题是：谁主掌着最高政治权力？而反对者看重的问题则是：谁构成政治权力的主要基础？因此，两种论断都有其道理，只是其论证的前提各不相同而已。从士族门阀政治到士大夫政治，社会流动性大大加强，进而社会阶层的平等性也在一定意义上得以提高，这当然是一种历史进步。这种转型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引入。现在的史学界，把隋唐之前称为“上古”，把唐宋称为“中古”，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有很多依据，而科举制度的创建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科举制度的重要历史意义及其兴衰，不在今天这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我就不做过多展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何怀宏先生的《选举社会》一书，金陵读书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举办这本书的沙龙，欢迎大家再来参加。最后，要说说《东晋门阀政治》这本书的不足。其实在之前的分析中也已经提到，由于田余庆先生秉承的，仍然是沿自乾嘉学派的传统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在这本书里，几乎看不到黄仁宇式的所谓“大历史观”和综合运用各个学科视角分析历史的方法。田先生仅仅是就史料分析史实，而没有对门阀政治形成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原因做详细分析。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此，从当下最新的衡量标准来看，本书的学术贡献不能太高估；或者说，当下的历史学者，完全可以同样以“东晋门阀政治”为题，写出一本分析更深入、论述更全面的一本新书。我们对田余庆先生的学生，诸如邓小南、阎步克等诸位先生，完全可以抱这一期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不应对田先生有太多苛求。因为读书本来就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语境化”阅读，把作品置于其创作的时代、思想背景下加以考量；一种是“去语境化”阅读，以当下最新的衡量标准，来考量作品的价值。我刚才的论断，是基于“去语境化阅读”的方式产生；而如果采取“语境化”阅读的方式，应该承认，田先生已经做到了他们那辈学人所能做到的极致。不仅如此，田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朴实的人生态度，永远值得我们后学者敬仰。最后，愿先生在天国安息，余庆先生千古！作于2015年3月24日（本文是本人于金陵读书2015年3月25日晚“《东晋门阀政治》与士族门阀政治兴衰”沙龙所作的主讲讲稿，首发于本人的微信公号：蓑翁论书，微信号：wengonbooks，欢迎关注。）

6、说实话，在看这本书前，自己对东晋的历史也看了很多，而世说新语更是自己的最爱。可是读了这本书后，才发现自己对东晋历史的了解还远远谈不上深入，史书展现给我的还只是表面的事实，而不是背后的动因。作者在这本书里通过分析东晋不同时期的门阀政治，给读者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东晋政治概况，特别是其将“王马共天下”溯源至司马越与王衍的合作，这对于解释东晋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具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书中的祖逖、陶侃等人也展现出了另一种面目，耐人寻味。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历史爱好者来说，通过政治演变不失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方式。但作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古人和现代人的政治心理类似。很显然，这一点无法得到保证。因此我很怀疑，这种“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研究方式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里面有多少是历史的事实，有多少只是今人的想象？也许，那些古人们在政治事件中的原因真的很简单，远没有现代人那么勾心斗角，心机重重。不过，该书引用资料广泛，立论有据，远非现今流行的那些快餐历史书可以攀比。

7、一直以为，所谓门阀，不过是和先秦贵族、两汉世家一脉相承的东西，直到看了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才知道，虽然都是以强宗大族影响朝政，但魏晋之门阀有其出现的特殊历史情境，门阀在其郡望有丰厚财力、强大家势，这几乎可以说是司马皇族唯一的保障，但司马皇族的正统名分又是这些门阀所暂时不能拥有的，所谓“迫不得已，而又各取所需”，或许就是对门阀政治中皇族与士族的最好注脚吧！

8、这么精彩的书怎么没人评论？可比什么历史大变局、帝国夕阳之类的方便面史学好看多了。要看勾心斗角？官场智慧？八卦秘闻？这里都有！

9、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被公认为研究魏晋历史的名著。自1989年出版以来，历经3次改版。一本专业历史著作能够如此畅销，不仅是因为其文笔的简洁流畅，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及视野的独特。本书论述从公元四世纪初年至五世纪初年的百余年间，江左几家侨姓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而运转的政治历史。政治的阶段性和第八部分的《后论》之作，一方面将前面各题的论述加以贯通以阐明本书脉络，另一方面对东晋门阀政治的内涵外延作了补充说明。在序言中，田先生便明确地提出了其所谓“门阀政治”的概念：“本书所指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本书虽然定名为《东晋门阀政治》，但并不是截取历史上门阀政治的一个段落加以研究。它认为皇权政治是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其他政治都是变态，是暂时的、过渡的。就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而言，“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标准就是这一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控制皇权，操纵政柄”。以此衡量，前于此的三国西晋不是，后于此的南北朝也不是。陈苏镇先生在《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阐释了“门阀政治”这一概念的创新意义。士族内部存在门阀（或高门）士族和次等（或低级）士族两个阶层，门阀士族只是士族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门阀政治”不等于“士族政治”。“事实上，田先生所说的‘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强调的是士族的权力状况；而学界习用的‘士族政治’则是指‘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作用’，强调的是十足的政治功能。”祝总斌先生曾说，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他在《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举出了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的很多精彩论述，以此来赞赏田先生这一方面功力之深。胡宝国先生也曾撰《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来谈自己读《东晋门阀政治》的感悟。在他看来，《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对学术研究的突出贡献是研究角度的创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田先生引入了流民武装这一政治力量。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田先生在书中最后总结说：“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胡宝国认为，如果没有引入流民武装，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注：对于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笔者读来甚觉酣畅淋漓，为其视角之新颖与文笔之流畅感叹。因对这一研究领域了解不多，不敢妄自评判其得失，只得查阅了相关学者论述，综述成此文。）

10、我对于政治史基本上是个外行，所以这里说的话都是外行看热闹的话。我读这本书一是因为自己对魏晋风流很感兴趣，二是因为这本书在豆瓣上的评价非常高，三是因为看了别人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觉得挺有意思，所以就花了一个月左右的闲暇时间读了。此前不管是读《世说新语》还是其它和魏晋有关的书，一个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就是，里面的人物太多了，一个人往往有名、字、号、官职、籍贯等诸多称呼，且祖父子侄名字多相近，又加上几个大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复杂，极难理顺，仿佛一团乱麻纠结在一起，总希望有一本类似《世说人名辞典》或者《世说人物谱系》的书来帮助理清关系最好。《东晋门阀政治》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记录历史事实的史书，而且我是读了三分之一之后才慢慢地摸清了思路，但是它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对东晋的历史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这是该书

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思路清晰。这本书给我的第二个感觉是，不作玄谈。很多专门的学术著作里，总是有很多专业术语，理论艰深，仿佛时时要拒人门外。这本书不做高深之语，以通俗的语言陈述观点，即使是我这样的门外汉也能读得懂，学到东西。大多历史著述，能够真实地记载或者论述历史事实，当然，在当下浮躁的学术氛围里，也有不少胡言妄语的骗子，写书作文的时候大言不惭，满嘴跑火车，比如某讲坛擅烹心灵鸡汤的诸位大师。这本书在做到保证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于历史未知的事件，能够依据已知的史实，符合逻辑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比如在论述桓温先世的问题时，作者做了大胆地推测，但是这种推测绝不是无来由的胡言妄语，而是有合情合理的论证。如果只做到了前三点，那么作者可以算一个合格的史学研究者了，而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发现造就东晋一朝政治生态的除了皇权没落、士族门阀强大之外，另有流民帅兴兵以抵御北方民族入侵这一重要原因，则令作者厕身史学大师之列。

11、常常能在某些作品，看到或者读到这样的片断：出于策略又或情势所逼，某某对谁谁谁说，君助我，得天下，共享之。然则善始者繁，克终者寡。得天下后的君臣之间，重感情一点的君主，杯酒释兵权，打发了事；而稍有猜忌心的帝王，不免要痛下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决定。故有至杀之而后已之事，无共享天下之理。但观吾国历史，却有“王与马，共天下”少数几个例外。这段脍炙人口的历史，折射出当时特殊的政治局面——东晋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实际上是门阀士族，在谋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又在维持东晋于不坠的政治。以东晋司马氏皇权力量之薄弱，能享国祚一个世纪之久，全赖士族势力的维系。士族支撑起朝廷，其肇端始自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司马氏与王氏固有历史结交渊源，但个人之间的情谊，在家族利益面前又显得次要了。这段名器相予，御床与共的非正常现象，田余庆先生在《释“王与马共天下”》作的精辟见解——门阀政治，即士族与皇权共治天下。可以说，他的论证出现，令后学止步于此。皇权不振，士族专兵，王氏家族和司马氏的结合，是一种各取所需的政治目的。其后，当王氏盛衰转折急下时，别的家族在长期发展基础上取而代之，他们之间关系也是基于各自图谋的利益出发。司马氏以皇室的合法性，为士族提供官位权势；士族本身及网罗人才，为皇室充实朝堂。司马氏依靠士族的军事力量统治天下，而士族中领袖人物，正是因为手里强大武装，得以进阶成为权臣。在这些一人之下的强臣中，甚至有流民帅出身。郗鉴，是当中的代表人物。作者把郗鉴承上启下的影响，联系起来。他斡旋各门户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状态，其能力与成就，使他在东晋纷乱的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门阀政治也得以延续更长的时间。东晋的变乱与冲突，“在国家体制上是地方与中枢之争，在地理位置上是上游下游之争，在出场人物上则是士族门户之争。”（《东晋门阀政治》三十二页）自王与马共天下后，又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尽管时局纷争，但司马氏天下，靠士族统治的情况并无多少变化，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执中枢神器的姓氏，屡经更迭，但基本上是沿着王与马的轨辙，各自经营，相互利用的政治形态。这样，祭在司马，政在士族的特殊政治模式，维持了一个世纪。之所以特殊，乃是因为几乎终东晋一朝，各大家族竟无废立自代。从王与马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人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东晋门阀政治》一八四页）同时，皇帝也没有能力把权力收紧独掌，中兴皇权。这正是门阀政治，曲折复杂性的一面。门阀政治的兴衰，在广度与高度上，与东晋祚安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南渡的东晋，本有恢复中原的希望。然而东晋没有北伐的决心。尽管曾有四次攻取洛阳，但这几次北伐的机会，却因在门阀政治巢幕之下，没有更理想的结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谁，怀抱过收复中原的理想。皇室有心无力，况且晋得天下，本不是光明正大，已失天下人的翊戴。士族则固守既得利益，更无效力之可能。反观北方的苻氏，到苻坚一代，正朔之争的驱使，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又有一个空前成就，便有把权威南移的愿望。于是有淝水之战。淝水之战以苻坚败北结束。东晋胜利最大的功臣是江左谢氏，谢氏利用重建的北府兵既拒北方苻坚，又有活跃东晋政局的资本，凭此成为东晋最高门第之一，其时谢安居中起显著作用。谢安风神秀彻，名士风流，仕前已经盛名在外，及仕后则屡建内外事功，淝水一战更是功不可没。有匡扶社稷之功而无傲慢居功之心，无怪《晋书》论及谢安时，评价极正面，“谢氏在东晋，不凭挟主之威，不以外戚苟进，不借强枝压干”。（《东晋门阀政治》一七四页）谢安品德青史称道，其城府深远，运筹帷幄的才气后人亦津津乐道，传诵一时。东山报捷之事迹，就见诸于各类艺术创作，或瓷器，或书画，或雕塑之中。谢安本隐士东山，表现出无处世之意。这种姿态故为谢安高自标置的城府性格，但亦是当时名士动辄喜谈清淡的风气。其时，世人多对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以清谈标榜，玄学风尚大行其道，儒学被迫处于边缘。事实上，“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东晋门阀政治》二九二页）反过来说，正是因为门阀政治的存在，刺激了玄学的兴起，两者是一个辩证的矛盾结合。但是，总的来说，东晋门阀政治的

社会性和历史性，只是一个暂时过度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东晋门阀政治》二九四页）恰巧这三个特定历史条件的合力，成就出东晋百年之余的门阀政治。当这三个条件，随时间变化出现了新的因素，那么，门阀政治想多存一刻，也是不可能的了。道高犹许后生闻。田余庆先生的论证之严密，功力之深厚可谓治学典范。其观点阐发往往一针血，多处指向是学人梦寐以求——发前人所未发。尽管此书问世不到三十年，但许多讨论，似乎到了不容后学就此再作指涉的地步；尽管未来可能还会有超越性的作品，但《东晋门阀政治》无疑是当代学术价值的一个新高度。《东晋门阀政治》里展开的准确角度，正确眼光，周密布局都堪称经典，对读者的影响是无需多言的。序言里，田余庆先生礼貌性感谢周一良先生等人的帮助，此书令后者折服与称羨。作为陈寅恪先生出色的弟子，其用力也在魏晋南北朝，本该在此段历史中有所建树。然则在田余庆这样的学人用功之时，周一良在曲学阿世中，度过自己学术事业的黄金时期。

12、“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一朝，其政治演变如何？门阀政治的详细定义如何？东晋一朝历史怎么维持皇权与门阀的平衡？门阀政治最后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田先生在这本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些问题，其运用史料之多，之熟，分析条理之严，之密令人惊叹，其推出结果之合理，几立于无可辩驳之地。更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这本书内容专业，却一点也不枯燥，其文字纵横捭阖，引人入胜。

13、看完小说《达芬奇密码》，最近又开始啃历史书了，现在看的是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史探微》。说到田先生，还是从他的《东晋门阀政治》开始了解到的。几年前在网上瞎逛，看到一个可以下载书的网页，就顺手下载了《东晋门阀政治》、《南明史》、《草原帝国》等书，只是在网上看很不爽，所以要LP从他们学校图书馆帮我借来，别的当时都没找到，只有田余庆的《东晋门阀政治》在馆，然后一看而不可收，在我看来此书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堪称我看过的最棒的历史著作，看完后不舍得还回去，一直回味再三，认真读过两遍后才依依不舍地要LP还回去，后来遍搜各图书市场和书店均没有买到，出差时去各地书店也未见踪影。直到在当当发现了再版后的新书，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珍藏，一本送给了同样喜欢历史的一朋友。后来在网上又看到了田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二话没说85折买下，这大概是我在当当买过的打折最少的书了。此书虽然是不同时期的很多论文的集汇，但都不脱田先生用力的秦汉、魏晋史，特别是魏晋部分更是其着力之处，很见功力的。特别是对历史细部的挖掘和研判很是振聋发聩。其实在此之前看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就已经感觉到了对历史细部研究的妙处了，遑论《万历十五年》的那种横切面式的展示了。之前我似乎更多的是关注所谓的“大历史”，以通史的研读为乐，这主要还是在于自己识见的缺乏，属于恶补阶段。当这种识见积累到一定程度，历史的细部就跃入了眼帘。象田先生对青徐豪霸的判读，对《隆中对》里诸葛亮“兼跨荆益”主张的追根溯源到西汉末年白帝公孙述等，阅读乐趣盎然。此书我是挑着读的，也是由于易中天的“俗讲三国”的巨大声势，我就从三国这一部分开始阅读，即使还带有儒法之争味道的早在1974年的为曹操讲话的文章，现在看来依然识见真著，不片面，客观严谨。嗯，继续看下去吧，于历史的细部品味古人的生活罢！

14、少数能看的进去的专业书之一，正在看第二遍中。其中对于许多历史问题剖析得很详尽，并且比较客观地列出不同的观点，感觉不错。对于许多问题也点到即止，不去纠缠，恩。

15、今天刚把全书读完，只觉受益匪浅。田老师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东晋门阀政治的起源、发展到瓦解，鞭辟入里，从中对东晋这段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琅琊王氏的“王与马共天下”，开创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开端。后来经过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的巩固，门阀政治不断发展。皇权不振，士族专兵，给门阀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最后，太原王氏的覆灭，标志着门阀政治的瓦解，次等士族最终夺取了权力。田老师在这本书中，通过五个家族的介绍，加上郗鉴平衡士族权力作用的介绍，以及通过仔细的历史考证，再现了东晋门阀的权力角逐史。每个细节，都体现了田老师对东晋历史的详细解读。虽然只是攫取了五个家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片段与典型，但这些细节足以窥见整个东晋历史的全貌。

16、《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谢安一日问子弟：“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很高兴这个回答。田先生在本书中对此问答做有解释，他觉得谢安之所以满意这个回答可能是因为谢玄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谢氏子弟比喻为芝兰玉树，则得“隐于庭阶之内而芬芳依旧”，暗含着隐忍之意，即“不竞权势，不求非份。”正所谓“

不豫人事”，不豫者，皇家之事也。这种隐忍符合了谢氏的谦退门风，既可保家族地位，也不至招致杀身之祸，所以谢安很高兴。初次看到这个解释的时候，一方面为田先生的眼力所佩服，能从这一问一答中看出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另一方面却又有些疑惑这个解释是否过度。毕竟，“何豫人事”就其表面意思来看，就是说“关我什么事”。这个说法，也挺符合当时人的想法。追求逍遥自在，自然不能处处为累，家族就是个大累，谢安不想背上这个包袱。这样解释似乎更为顺理成章一些。萧华荣先生在《华丽家族》中就是采取了后一个说法，他说谢玄的这个回答妙就妙在虚实兼顾。因为如果只是老老实实说优秀子弟对于家族是何等重要，那只会显得这个问题既问的蠢也答的蠢。谢玄的回答一方面回应了谢安的话中对于优秀子弟的企盼，另一方面又把这转换成了一幅美丽的图景，由实化虚。如此一个美妙的回答，才使得这一问答本身充满了韵味。《世说》将之放在“言语”类中，似乎也是欣赏回答言语本身的妙处，或未究其深意，则后说为胜耶？

17、我读《东晋门阀政治》胡宝国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相关的书评时有所见。我也想写，但又有种种顾虑，一直希望在别人的评论看到自己想说的话。可是这个想法每每落空。看来，自己想说的话还得自己说。《政治》一书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与通常皇权至上的时期不同，东晋一朝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天下的特殊政治局面。最开始是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士族琅邪王氏与皇帝司马氏共治天下。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间势力强弱有变化，所以王与马之后，还会有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等等的变化。同样，由于士族并非一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制约的关系，所以任何一家也并不能轻易地取代皇权，由此，共天下的局面得以维持。至此为止，问题似乎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作者的思考并没有停下来。他又发现，在士族与皇权之外，还有另外一支不为人所注意的政治力量在起着作用。这支力量就是流民。当时北方有源源不断的流民南下，这些流民不是西汉那种流民，而是一支由流民帅控制的武装组织。他们起初在热闹的政治史中虽然不显眼，但在保卫东晋免遭胡族铁蹄践踏上却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是皇权、士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发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发现了这条线索，才能完整地解释东晋之所以存在、东晋之所以消亡。我们看作者的总结：“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但是历史并未因此而断裂，历史的逻辑在晋宋之际仍在顽强地起作用。次等士族的代表刘裕既继承了孝武帝伸张皇权的遗志，又在朝堂上安排了虽丧元气但有余威的门阀士族的席次。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就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可见，如果作者没有引入流民问题，这个最终的结论是不可能得出的。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倘若长久地没有进展，通常是因为研究者忽视了不应忽视的因素。寻找到这些被忽视的因素是很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它们隐藏得有多深，而在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思路根深蒂固，无形之中会制约后来者思想的展开。关于门阀政治，以往的研究者多是从士庶对立的角度加以讨论，不要说流民问题，就连皇权在这之中的地位、作用也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作者突破了不易突破的制约，所以才为人们展现出一番新的天地。抛开流民问题不谈，上述结论本身也十分精彩。作者没有过分地渲染东晋南朝间历史变动的剧烈，而是清醒地注意到历史变化的背后也还存在着历史的延续。要解释变化中的延续，必须看到历史的深处，如果思考仅仅停留在表面，那么“延续”与“变化”的同时存在只能使研究者在解释上陷入困境。《政治》一书二十五万字。如果让我写，可能有三万字就够了。为什么他需要这么大的篇幅？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不妨说他有一种“细节嗜好”。要说明细节问题，没有足够的篇幅是不行的，因为在这里，一般性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永嘉之际，晋室南渡。关于南渡的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一说是王导，一说是裴妃，一说是王旷。对于这样的问题，谨慎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不作判断，只是存疑。轻率一点的研究者可能会勉强认定一种是真实的，而排斥其他。但作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说：“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类似的例子在书中还有许多。将近二十年前，田余庆先生曾和我们学生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以上这个例子可以说是排除反证的经典之作。老实说，究竟是谁提出了南渡的建议并不重要，如果我来研究，大概不会注意这个问题。这里之所以提出它，主要是想说明作者在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智慧。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

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不会永远顺利的，他也会陷入困境。在阐释东晋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时，他提出的理由使人怀疑。首先，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的模式来说明问题。他指出，东晋王导与司马睿的政治结合，实际是来源于西晋王衍与司马越的政治结合。同样是王、马结合，但地位却不相同，在西晋，政治上是以司马越为主，王衍为辅，而在东晋，则是“王与马共天下。”王、马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早在西晋末年尚未南渡的司马睿与王导结合时，司马睿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那时的他只是一个“恭俭退让”，“时人未之识”的一般宗室成员，而王导已经具有政治阅历和名望。这种关系延伸到东晋，“便有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政权模式”，由此开启了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这样叙述历史事实是一点也不错的。但是从道理上讲，我们并不能排除前一对王与马南渡的可能性。如果过江的是司马越与王衍，必定还是以马为主，以王为辅。如此一来，岂不是就没有百年门阀政治了？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坚信过江的只能是司马睿与王导，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因为“共天下”的局面在王导以后并没有结束，而是一再出现，持续百年。对于东晋皇权来说，这种局面绝不是一个偶然事故所能造成的。在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又再次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他说得依然没有错，但依然只是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解释。东晋出现门阀政治，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曾当面征询田先生的意见。他略作沉思，答道：“我不愿意追求终极原因，因为一追求终极原因，文章就飘起来了。”的确，对于习惯了从细节出发的他来说，追求终极原因是太难了，终极原因不会在细节里。无法在深层次上解释门阀政治的出现，这其实并不仅仅与他个人的研究习惯有关，而且也与政治史研究方法本身有关。极端地说，单纯的政治史研究可以解释从去年到今年的政治演变，但却无力解释政治形态的根本变化。当整个政治形态都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必定牵涉到超出政治史范围的更大的历史变动。这就如同说我们可以用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分析辛亥革命时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但却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解释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历史上为什么会有一场辛亥革命？这里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形势种种因素。在时代发生大转折的时候，终归是政治跟随着时代，而不是时代跟随着政治，尽管表面现象可能恰好相反。政治史研究方法对他的制约不仅表现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在研究三国史时，同样的问题也发生了。在《孙吴的建国道路》、《李严兴废和诸葛用人》等文章中，他为我们揭示出了吴、蜀政治演变的清晰线索，关于曹魏，他也写过若干高水平的文章，但涉及到曹魏发展线索的时候，他沉默了。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吴蜀的历史较为单纯，都是有头有尾的，容易把握。而曹魏则不然，一涉及到曹魏，就必定要和前面的东汉、后面的西晋联系起来，而汉晋时期的历史变动是多方面的，远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一到这时，他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即使不考虑政治史以外的因素，单纯思考政治发展线索，他面临的困难也同样不少，因为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西晋的八王之乱，时代剧烈的、多次的变化打碎了政治史，政治史只是些零碎的片断。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当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的时候，他只能沉默了。有趣的是，在他沉默的地方，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末年有两种政治势力，一为内廷之宦官，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魏末曹氏与司马氏两党之争就是汉末斗争的继续。曹操为宦官代表，而司马氏则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的代表。魏晋禅代，曹氏败，司马氏胜，斗争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条清楚的线索。为什么陈寅恪能找到线索呢？很明白，他所凭借的是他自己的阶级分析学说，而他的阶级分析学说说穿了就是血统论。曹操是宦官的后代，所以曹魏就是宦官阶级的代表。这样，他用理论把断裂的政治碎片缝合了起来。他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田余庆先生曾委婉地指出，陈寅恪先生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曹氏父子早已转化为皇权的代表，而不再与宦官有何关系。我要补充的是，在转化为皇权以前的东汉末年，曹操就不在宦官阵营内。密谋诛杀宦官的计划制订时，曹操就已经参加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看，年轻时的曹操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想当一名合格的士大夫。借用田余庆先生的分析方法，可以说东汉末年的曹操是介乎于宦官、士大夫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陈、田的不同。他们都在研究政治史，从表面上看，陈寅恪先生也是在寻找历史线索，但深层上看，他实际上是要用历史的线索来证明他的理论。在他那里，只要理论不缺乏，几乎所有的历史线索都是能找到的。总之，他有理论先行的嫌疑。而田余庆先生则不然，他没有预设什么，他只是一心一意地寻找历史内部真正存在的线索。如果找不到，他不惜沉默。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是

有理论背景的政治史，所以他研究问题涉及的时段较长，显得有气魄，而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在气魄方面就显得略逊一筹了。田余庆先生的优势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公允地说，陈寅恪先生在他认为有用的若干历史细节、若干点上也有极精致的考辨，但是在点与点之间则往往有较大的跨越。他跨越的幅度越大，失误的机会也就越大。我曾当过几年教师，我曾道貌岸然地告诫学生说：“要注意克服自己的缺点。优点不用管它也会发挥作用，而缺点不被克服就会妨碍你的进步。”这话看似合理，其实经不起事实的检验。经验告诉我们，人真正能克服的缺点都是小缺点，致命的缺点是无法克服的。陈寅恪先生是如此，田余庆先生也是如此。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陈寅恪先生是成功的，田余庆先生也是成功的。学术要发展，我们一定会找到新的研究方法，只是新的方法不会离旧的方法太远。原载于《书品》

18、门阀政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在具体的朝代发展进程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表现。东晋政权建立初就显出门阀专政的性质，这本书更为具体的讲述东晋门阀的政治的历史，东晋社会涌现出的门阀政治得贵族代表，如琅琊王氏等等，同时呈现出在门阀政治制度下，东晋的国家情况，对于了解，学习东晋门阀政治制度有指导性的作用。

19、田先生治政治史的功力实在是令人赞叹，在所有我看过的写魏晋时期政治史的书中，我独爱这一本，条分缕析，说理透彻，很多观点都有振聋发聩之效，至今仍然是不易之论。我个人认为政治史是最难做的，最需要功力的一块，特别是那种有体系有洞见的政治史著作，尤其难得。因为政治史是国人研究的时间最长的历史。从历史学一开始，政治史就是绝对的重点，几千年的人研究不绝，无论是史料的挖掘还是视角的更新，要出新，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相比较而言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等就要年轻多了，也相对容易一些。当然，无论哪一块，要有一种蔚为大观的气象都是难得的。我个人也最喜欢政治史。因为我喜欢活生生的人，喜欢看他们的喜怒哀乐，欲望挣扎，奋起拼搏，即使是最后黯然离场，甚至遗讥千古，他们那样鲜活的生命也令我激动。而之于古代史来说，似乎只有政治史才能看到更多的活的人。我更加喜欢魏晋时期的政治史。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有那种贵族政治的温情和优雅。王家和庾家斗争后来几乎是死我活，可王导说过最重的一句话，也不过是“元规尘污人。”何充在诸庾鼎盛之时，与他们就帝嗣问题发生冲突，失败后，仍然能当着康帝的面说，“你继位我一点功劳没有，要是按照我的意思，你不知在那里混呢。”甚至那些大族甚至造反也没出啥大事。周勰叛乱不穷治，王敦犯驾也得以善终，桓温行废立之事身后仍然家族不堕。这和北方十六国的争相屠戮相比，和南朝的“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的惨烈内斗相比，实在是温和得如“请客吃饭”。田先生说，这是一种皇权政治的变态，而我也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吧。而我喜欢这个异数。

20、只能说田余庆先生的史学功力太深厚了，本书考证之严密，观察之细致，论述之精到，确为上乘之作。尤其是桓温那一章，堪称经典！

《东晋门阀政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